

老国宝新惊喜

余惠敏

近日,大熊猫和藏羚羊这两大国宝动物接连“降级”的好消息,让人们对中国生态保护成绩感到惊喜。

当然,“易危”和“近危”也还是“危”,国宝“降级”只说明它们在我们的努力下离灭绝危险稍远了,并不表示它们已经“脱险”,这些“国宝”们还需要长期精心呵护。

系统治理带来完整性保护的新气象。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我们对国宝动物的保护,早已不是单一物种保护的概念,而是在生态系统治理的大格局下,加强了对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的保护。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科技投入的增加,我国对国宝动物的保护越来越精细化,从难免出现疏忽的“一张大网”,变成“网格+信息化”的“精致小网”,出现了全天候、全覆盖、全流程的精准识别监管。

此外,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和长时间研究经验的积累,也让中国珍稀动物保护的科研水平越来越高。

老国宝展示新气象,见证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也见证了我国环保水平的不断提高。

深山有精灵

本报记者 柳洁 董庆森

7月31日清早6点,伴随着啾啾鸟鸣、薄薄晨雾,吴锋与他的搭档黄天鹏一行利落地换上冲锋衣、穿上登山鞋,拎起水壶,往林间猴群所在地走去。

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科学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吴锋2005年成为了一名“金丝猴追踪者”。

神农架国家公园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地海拔高达2200米,夏季时节来得较晚,神农架金丝猴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跨过小溪,绕过山腰,只见一群毛色艳丽、姿态可爱的川金丝猴正在林间快乐地玩耍。

雨后初晴,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房界垭209国道沿线山林如洗,白桦树、落叶松随风摇曳,沙沙作响。

金丝猴是我国特产珍稀动物,自然分布于鄂陕山和岷山并延伸到甘肃南部、陕西秦岭山脉和湖北神农架。

神农架金丝猴是川金丝猴亚种,数量少,繁殖和疾病也是影响金丝猴种群延续的两大难题。

2019年5月,《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国家公园内禁止一切狩猎捕捞活动,就连揭草皮捡鸟蛋也不准。

“通过优化繁育模式,2017年3月至5月、2018年2月至4月,雌猴相继产下的两批小金丝猴,成活率均达到100%。”

黄天鹏说,神农架国家公园已与国内29所高校、12家科研机构开展多领域课题合作研究。

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所第三次金丝猴种群调查显示,神农架金丝猴由上世纪80年代的501只扩大到3个金丝猴大种群,9个小种群,总数达到1471只。

图① 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在玩耍嬉戏。图② 神农架的金丝猴属川金丝猴。图③ 成群的麋鹿在湖北省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生长。图④ 长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下游水域逐浪嬉戏。

“滚滚”惹人爱

本报记者 刘畅

7月27日11时48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美茜”在四川卧龙核桃坪基地产下一只雌性幼崽,体重249克,创造了目前全球圈养大熊猫幼崽初生体重最重的新纪录。

人工繁育的每一只大熊猫都牵动着人们的心,当一只只刚刚降生,活力十足的熊猫幼崽通过照片、视频展示在大家面前时,“萌萌哒”“滚滚”的形象便会跃然脑海。

“滚滚”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量的目光,因为他们憨态可掬、活泼有趣。“滚滚”是备受关爱的,尽管他们受威胁的程度从濒危变为易危,但栖息地破碎化、种群交流状况有待改善等现实情况,依然提醒我们要持续加大对大熊猫的保护力度。

20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先后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个。截至今年7月,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达到1800多只。

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谌利民从1982年开始从事大熊猫野外救助、研究相关工作,他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救助时的场景。

大熊猫属于独居动物,平常都不会结伴行动,仅在发情期,大熊猫才会离开自己的领地,去寻找自己的配偶。



分局唐家河区域白熊坪保护站在海拔2700米处的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3只成年大熊猫出门“走婚”的身影。

最新的摸底调查数据显示,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39只野生大熊猫。

圈养的大熊猫似乎生活得更惬意一些。在眉山市青神国际竹艺城熊猫馆里,8岁的大熊猫华容就可以自由独享近1000平方米的生活空间。

“馆里的气温常年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每到夏季气温偏高时,我们就会给华容投喂冰镇苦竹、胡萝卜。”

四川拥有全球最大的大熊猫科研机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与10个国家12家动物园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四川将高标准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构建大熊猫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期科研基地和野化放归基地等科研平台,并持续加强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江豚细呵护

本报记者 梁睿

大脑袋、小眼睛、嘴角微微上翘、性情活泼可爱,被誉为长江“微笑精灵”“水中大熊猫”的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淡水江豚。

长江安徽段是江豚主要的繁殖栖息地,为了保护这一珍稀动物,当地采取了禁渔、自然保护区、航船限速等多种举措。

看到一头江豚鼻子上蹭破皮,张八斤特地往一条半尺长的鲫鱼口中塞了一颗绿色胶囊状消炎药,然后把鱼往这头受伤江豚游弋的地方抛去。

看到一头江豚鼻子上蹭破皮,张八斤特地往一条半尺长的鲫鱼口中塞了一颗绿色胶囊状消炎药,然后把鱼往这头受伤江豚游弋的地方抛去。

“2001年,我们从长江里捕捞了4头江豚,把经过这段的长江沱汉筑堤封闭后形成了300多亩湖面,开展江豚半野生半喂养试验,后来这两雌两雄江豚又繁殖了8头,不久前又从湖北石首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迁移了两头作种群交流以防止近亲繁殖,目前这里一共有14头江豚。”

今年初实施的长江全流域禁渔给江豚保护带来重大利好。为了让这一政策落到实处,铜陵市实施了网格化管理,让长江保护“一张大网”变“精致小网”。

“全面禁捕后,江上违法捕捞和垂钓的现象了不少,但我们一直坚持在江上和江边昼夜巡查,不敢松懈。”

“江豚处于长江水域食物链的顶端,禁渔后鱼类必然增加,食物增多利好江豚种群恢复。此外,江豚靠自身声呐系统交流和捕捉食物,为防止船只噪音对江豚的影响,我们在保护区核心江段对航船速度进行限制,上行不超过每小时20公里,下行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让江豚有个更加安静的家。”

